

門

張傘

一、寫作計畫

（為了自剖？還是記錄？或是轉移注意力？我心神不寧，想逃離這個狀態。我是想逃離所以進到寫作中？還是因為寫作而得以逃離？逃離什麼？逃離那令我依戀的情慾？可不就是因為想滿足而開始的嗎？這不就是一切開始的原因嗎？）

寫下這段話後，我開始寫。意識到自己想要也必須去寫，我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筆名，張傘。

張傘，傘下有人，我替自己撐了把傘。這傘是寫作。我在寫作中去看自己無法解釋的慾望，龐大，突如其來，卻又有跡可循。我看著原本無慾無求的自己，在安穩中生出了火。身體的慾念在四十六歲，在一段長達十三年的穩定關係中醒了過來。為什麼是這個時候？而更大的困境是，我該拿自己的慾念怎麼辦？

曾經以為會與伴侶直到終老，現在一切都不確定了起來。我們沒有婚姻，卻像是結了十三年婚的夫妻。我困在關係中，困在情慾裡，困在價值觀裡。

我想要慾念消失，但門打開了。當我意識到自己被困，原本的自由都成了不自由。我無法繼續這樣生活下

去。我想要誠實。我向伴侶提了開放式關係。

伴侶說，沒有什麼不可以。

這與我原先的預想不同。我以為他會是一對一關係的守護者。我已經做好若他無法接受，可能就走往分手的打算。我感謝他，儘管我們是獨立的個體，但願意接受並不是理所當然。

打開了一扇門，卻還有一扇。我開了門，卻不知該往哪裡走去。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克服自己對伴侶的愧疚，而後面那扇門卻是不知該怎麼開。一個女人要如何在以單偶關係為主的社會，滿足自己的情慾需求？要如何性自主？我發現我不會也不敢。我感到自己的無力，為自己身為女人感到無力。

我開始讀書，讀《道德浪女》。我認識了開放式社群「波栗打不開」與「拆框工作坊」，他們開了我的眼界。我參加波栗交友派對，認識了後來的情人。

以為只要有了情人就能滿足情慾需求，卻忘了關係會變化。我小看了開放式的多角關係，那不是讀了書就知道該怎麼做。慾望是連動的，開了一個之後才知道裡面還有一個。我以為我只要身體，原來我更想要愛。

情人給了我想要的，卻也令我痛苦。他更愛他另一個情人。我看見自己的嫉妒。「生平第一次，我清楚認知到感覺和情緒的物質本性，感受它們的硬度、形狀，明白它們不受我的意識支配，擁有絕對的自主權。」我讀安妮·艾諾。我明白，非常明白。

而在開放關係中卻也有龐大的獲得，不身處其中便無法知曉的認識。人與我的邊界，善意與愛，寬容與自私，脆弱與無力，以及對自我身體更深的認識。沒有走到那裡，不會知道。

前陣子去催眠。催眠師問我：「你感到最辛苦的日子，是什麼時候？」我說現在，慾望全都打開的時候。「你感到最放鬆、最幸福的日子？」我說還未打開，全都無慾無求的時候。而我問自己，無慾無求，與不受框

架限制的去追求，哪一個是自由？

開放後一直有種漂浮感，像是在海上。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踏實，在開放後漸漸變化。第一次體認所謂的變化，看見一件事如何牽動另一件事，而經歷過什麼之後的自己竟然會有這樣的轉變。變化太多太快。

漂浮也可能因為我在櫃子裡。原來這也是櫃子。終於明白在櫃子裡的感受。無法說，不能坦白，又覺得自己沒有錯。讀《始於極限》，我羨慕鈴木良美踩在邊界，我渴望心靈的自由，卻也明白現實中那無形的框。而我感覺自己想要掀開，我想要像安妮·艾諾那樣無所顧忌地書寫。

朋友問這將會是什麼？我說是小說，但非虛構；非虛構，卻也不是自傳體，而是以「我」為主述，去寫中年女人如何面對自己甦醒的情慾，如何去看待伴侶關係中的自己，如何走出原有的道德框架，如何與嫉妒肉搏，如何面對愛情中那卑微的自己。這是關於自由、道德、情慾與愛的故事。我去直面生命的偶然性，知道自己無法掌控，卻又可以選擇。

「人的行動，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可能合乎道德？」西蒙·波娃如此提問。我也拿來問自己。既非虛構，我對書中人物便有某種道德責任。伴侶與情人已知我要寫，可如果他們說不，我就不寫了嗎？他們說好，就代表欣然同意？當伴侶知道我要寫，他說：「輪到我了。」

但我無法不寫。能做的是先在張傘的筆下，我想要盡力坦白地去寫，想呈現現實中的真實，可坦白就等於真實嗎？在愛情裡、在關係中，真實是如此多面。伴侶真實的樣子？情人的真實的樣子？我連自己都看不清自己。我只能寫出我的認識。

我處在巨大的漂浮中，寫作是唯一能讓我穩定的錨。而打開後會帶來更大的漂浮感？還是更自由？我不能去想，只能去寫。時間在走，關係仍在變化，我無法計畫書寫內容，能做的只有去寫。

二、附件

- a 個人簡歷及作品目錄
- b 〈門〉試寫作品（存目）

作者介紹

張傘

張傘，這名是借來的，一個摯友的名字。我在張傘下寫作，期待自己誠實，去直面那令我不敢看的，卻不得不面對的自己。

評審意見

盧郁佳

恬淡穩定十三年的無性同居，女主角突然開啟情慾之門，慾火焚身，煎熬難耐。精采紛呈的細節，刻畫出這「一個只有情慾的空間」，外星球探險的體內景觀；伴侶的親暱軟語令她不耐推開，「不要再用這種聲音跟我說話了。」然後被自己的粗聲回應嚇到。等到她攤牌「開放或分手」，伴侶答應讓她另尋情慾出口，頓時「我對他的感情又回來了，他對我說話的聲音與方式，全又變成可愛」，「更加重要，更為可愛」。過去被照顧得很好，穩定產出、累積成績；現在質疑起追求穩定實為自私。價值逆轉，天地倒懸，在旋轉迷宮中只能跟著慾望蒙眼導航，層層剝洋蔥揭開的謎底會是什麼？種種懸念引人入勝，令人期待穿越風暴，拾寶而還。